

蠹魚篇

古今叢書之二

蠹魚篇

(吳湖帆先生題眉)

周越然紀果庵
周作人謝剛主等
陳乃乾謝興堯
著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古今叢
書之二

蠹魚篇

每冊實價三十元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周 黎 庵

發行人

朱 樸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發行所

上海咸陽路二號
古今出版社
電話七三七八號

序

朱 樸

古今問世，忽忽已將兩載，成績如何，識者早有定評，無待詞費。當古今發刊之初，我們即抱定一個堅決不拔的旨趣：即寧願曲高和寡而孤芳自賞，決不隨波逐流而取悅庸俗。出版以來，雖在精神和物質兩重壓迫的艱困環境之下，而我們時時刻刻保持這種一貫的風格，始終不渝，事實具在，不難覆按。

出乎我們意表之外的是曲雖高而和者倒並不寡，古今月刊創刊號出版三天後即悉數銷罄，以後無期不是供不應求，後來我們應了讀者熱烈懇切的要求，自第九期起改出半月刊，截至目前為止，已出至三十六期，可是無期不是悉數銷盡，一無存留。

我們爲彌補一般讀者之無法購得過去之古今合訂本起見，因有古今叢書之出版，並以周佛海先生之『往矣集』爲第一種。自本年一月初版起，到現在不滿十一個月的短短時間之內，已經再版七次之多。這種盛況，不特爲近年來出版界所絕無，即在戰前，亦簡直可稱奇蹟也。

古今叢書第一種出版後讀者歡迎之熱烈，既如上述，然則我們爲什麼直到現在才出版這本古今叢書第二種呢？這是因爲我們在選擇材料的時候，還是很謹慎的躊躇的不敢以粗糙廢劣之作來濫等充數，正像我們之於古今半月刊的水準一樣，堅抱寧缺毋濫的主旨。

茲值本書——古今叢書第二種排竣之時，謹將內容略爲介紹於下。

本書除周越然先生『購書的經驗』一文外，餘皆陸續刊於已出各期的古今半月刊中。作者

諸公，不但都是當代聞名的作家，而且恰巧還是南北各占其半。本書中的所述，對於買書的苦，版籍的源流，書肆的內幕，書賈的技倆，旁及各地私家與公家書庫的風土名勝，都有所點染及描繪，不論當作書市掌故，或文史小品看，都無不可，足與黃蕘園、葉邵園、繆藝風、傅藏園諸家之作媲美。其中如周越然先生度藏之富，經驗之深，陳乃乾先生出入丹黃之久，歷年過眼之廣，在海上本已風負盛名。而陳先生又惜墨如金，鑒於古今殷勤敦請，始以其力作見貺。其中所述藝風堂繆荃孫氏的收校古書情形，尤其世所罕知；而於乾嘉諸賢，徵引更富，讀此卷畢，對清代以來之書市大要必能一目瞭然。知堂先生的舊書回想記，為先生本身所極重視之作，而出之以一貫的雋永冲淡之筆，其引言中曾謙遜地比為『有如抽紙煙的人，手嘴閑空，便似無聊，但在鄙人則是只圖遮眼也』，其實正如我們讀他的夜讀鈔一般的低徊有味。紀果庵先生的白門買書記，如與謝興堯先生書林逸話中所述北方書市部分並讀，自益覺相映成趣，較之前人金陵買書志所記，尤為淵達條暢，親切有味。謝剛主先生的晚明史籍考，久為識者所珍，今復出其餘緒，成此三吳回憶錄，不但見聞博洽，材料充實，而文筆之清麗拔俗，尤可當絕妙好辭看。他如庾持先生之四庫瑣話，對有清一代文獻，鉤劃精詳；楮冠先生之蠹魚篇，於諸作中又自成一格，本叢書並即以此為題。總之，本書內容，不惟作者是名家，而作品尤屬名作，加以輯錄，付諸手民，也無非想於此寂寞的文苑中，略盡濕沫之力而已。

不佞哀樂中年，更值亂離，所資以強自排遣者，僅此區區抱殘守闕之微趣。涼風天末，落日書城，纂輯既竟，略志所感云爾。（本書承 吳湖帆先生題簽，增色不少，特此誌謝。）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二月一日于上海古今出版社

目次

序	朱 樸(一)
購書的經驗	周越然(一)
舊書回想記	周作人(九)
上海書林夢憶錄	陳乃乾(一四)
白門買書記	紀果庵(一六)
書林逸話	謝興堯(一七)
三吳回憶錄	謝剛主(一八)
四庫瑣話	庾 持(二〇)
蠹魚篇	褚 冠(二四)

購書的經驗

周越然

此言余之購書經驗也；其間有得意者，亦有受氣者，有先扮瘟生而後得實益者，亦有明知被騙而隱不告人者。簡言之，二十餘年來，時時購書，日日購書，所得經驗固多，但奇離古怪者層出不窮，余之智力，余之謹慎，終不能敵書估之刁頑，終不能防書估之虛偽也。

『書估』者，售書人也，惡名也，另有美名曰『書友』。黃義圃題識中兩名並用，但有辨別：得意時呼以美名，愛之也；失意之時，則以惡名稱之，賤之也。本篇通用『書估』以括全體，無尊之之意，亦無恨之之心。篇中有騙書，騙錢，打罵顧客，舊書『典當』等等故事，想閱衆皆未之前聞也。

余初購古書，尚在民初小花園古書流通處時代。精寫本或明末刊本，每冊之價不過一元；鉛字本或洋裝本，因不入時，又非古書，全不上場。是時來青閣與博古齋似已成立，皆在福州路。但向之購書者，爲數寥寥無幾，因民初學者，注重新書，厭見古籍，情願以『皇清經解』正續兩編，換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冊也。後來流通處取消，中國書店成立，購古書者，日見增加。再後來新文運主張改用白話文，而求獲古籍以作研究者愈多。至民國二十年左右，明初小字本，清初精刻本，價較十年前約大十倍，且稀見如鳳毛麟角。余『起勁』（湖州土語）購求古書，在民國十年左右。當流通處極盛之時，余年歲尙輕，資格尙淺，不敢『拋頭露面』，祇一躲躲避避之『起碼』顧客而已。但亦有所得，如繆荃孫之手稿『雲自在堪隨筆』是也。今已失之矣，甚爲可惜。民十以後，余所得古書，不專在本埠，外埠如杭州，蘇州，北平之書舖，亦與余常通消息，常作交易。茲

先言第一次購『金瓶梅』之受欺。

余開始購書，與他人完全相同，即常常站立於鋪面之前，向架上呆看是也。此之謂『掏』書。『掏』者，搜取也，如掏銅器鐵器，掏自來水龍頭。余當時所急欲掏得者，『金瓶梅』也，而終不發見。一日，某鋪之櫃員，面團團而有微微之笑容，全無逐客之怒氣，余亦因醉而勇，放胆問曰，『你們有金梅瓶嗎？』彼曰，『有，好的有』。余曰，『請你給我一看好麼？』彼曰，『那裏話！這種書可在大庭廣衆中拿出來麼？倘然你先生真的要買，不怕價貴，你給我地址，我明天送到。先生，你貴姓？』余曰，『我姓周，住在閩北……。我寫給你罷。』

次日一早果然送到白紙印者全部，索價一百六十元。余心喜之至，立付現款購之。不知此實最劣之湖南木活字本（版心題『第一奇書』，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無圖），當時市價至多不過六十元。

兩個月後，此人又送來清初張竹坡評本（版心亦題『第一奇書』，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圖），並云，『先生，你從前購的，紙張雖好，訛字很多，不及這一部好。你看這個圖（指含春意者言），好不好？這部是最古的，恐怕是孤本呀！買書要買這種有骨子的。最好的沒有了。』余問曰，『什麼價錢？』彼曰，『不還價，六百元。缺一個銅板不賣，賣了是你的孫子。』余曰，『三百元我要買的。』彼曰，『先生是忠厚人，又很爽快，四百五十元罷。』

其實，民十左右『第一奇書』之初本附精圖者，市價至多二百五十元。余後來購得明刊大型本，版心題『金瓶梅』者（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旁評，字旁加圈點，圖一百葉）亦止三百元。民二十四五年間，滬上有人翻印『金瓶梅詞話』，每部售價十二元，木刻『金瓶梅』或『第一奇書』遂大大跌價。明刊本及

清初原刻初印本雖不易得，但同光間覆刻本之無圖者或附惡劣之圖者，祇值十六元或二十元。袖珍本（十一行，二十五字）有以八元出售者，可謂廉矣。近來此書之價又大漲，本年（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新聞報有下面之驚人廣告：

全圖金瓶梅詞話

影印北京園珍本連史精訂念厚冊外圖百幅均無刪缺裝兩錦匣珍藏送禮極佳廉讓五千元點石齋大

字康熙字典一部售五百均函本報信箱×××號

余述購書經驗而先言『金瓶梅』者，非有意提倡之也，實因此書偷偷而賣，默默而買，獲得善本者非經過多次『上當』不可。上當，即經驗。有購『金瓶梅』之經驗且得到善本者，其求取正經史決無困難。

余所得之書，不全爲『金瓶梅』，不如某報所稱『專收淫詞書籍』也。且余所得購書經驗，有極重要而適合一般收買古書者之採用者，茲以十餘字包括之曰：『一遇好書，立時買定，不可一看再看，遲疑不決』。不善購書者，往往亂翻書葉，研究版本，既欲讀其文字，又欲考其藏章。如有友人伴往，則又彼此作默默語，商討優劣。書估見此情形，雖明知書不尊貴，亦必索價高昂，因汝已表示欲購之意或羨慕之心也。研究版本，研究藏印，研究題識，研究文章，均應於家居閒暇之時爲之。購書之時，祇可察其大體，決不可詳加討論。張君欲購『古詩源』，余伴之同往。書估出示者，清代普通刊本也，惟內有硃筆校字，且有藏印題跋。張君見之，以爲世間孤本，不獨細審藏印，細閱批校，且朗聲高誦原書，而又以最不宜出之口者向我盤詰。結果：書估索價一百二十元，而張君一口還六十元。余再三作暗示——打臨時無線電——已不及阻止之矣。此書真值，十三

，四元而已。

購書老練者，對於索價過狂之書估，取下列方法之一：

(一) 讓遜法。——用此法者，可向書估云，『書是好的，價是貴的，可惜我沒有能力，否則一定要買。』

(二) 譏刺法。——用此法者云，『那你吃虧了，價錢太便宜。我從前買的那一部，還不及這本好，尚不止此數呀。』

(三) 直拒法。——此法最妥，用之者可云，『對不起，請你收藏了罷』——言時應將冊數粗粗一點。——『我沒有意思買這種書。』

一般人以為在上海收書，不如往內地收書，向書舖買書，不如向私家買書，因上海書舖之書，大半獲自內地，而私家之書，無門面上之開銷，且人多『外行』，其出讓時，必較店舖為廉也。其實何嘗如此？內地書舖之書，不願廉價售與上海之同行，不願售與上海之游客。再私家之書，非先經過書估，決不肯輕以示人，或雖然爽然以公平之價，讓與個人也。余向內地購得之書，常較上海所買者為貴。老同文石印『二十四史』，數年前上海市價不過三百五十元，而余在杭州得者，反為四百元，另加郵費運費。向私家購書，余會上當三次，茲將其細情，一一述之，如下：

(甲) 余第一次上當，在民國十五年。宗叔×齋公，秉世已二十年，其子×生兄卒於是年。其時有至友許君來函稱，『某姨太想要回揚州，擬將家中書畫書籍，全數出讓，估價在二百元左右。其中似有上品，倘兄因同姓關係而欲收留，弟可去一說。價錢或略加些，未知可否。』余當日即覆曰，『某齋公與先父極親熱，某生

兄與弟亦曾經會面多次，彼家既無恒產，又無後人，其書畫書籍，弟願收留，并願照他人估價，加倍送去。」兩日後，許君親來告余云，「某姨太說，她家中的古玩（？）都是老太爺的筆墨，無論怎樣窮，即使餓死，也不會放手的。」——不賣！一月之後，書估某姓，手攜一大籃，肩揹一大包，來余家求售，啓而視之，即宗叔家之舊物也。余不說明，亦不露驚奇之色，惟全數購之——連包袱提籃在內，再付五十六元。

（乙）第二次上當，在民國十七年——又是一位異性。某太太，孀婦（？）也，由友人之介，來余處稱彼家有古書，邀余往觀并代爲估一「毛」價。倘余有意，願以「半送半賣」之價歸我云云。余允而未往者，幾乎三月。後來催迫愈甚，祇得一行。入門後，某太太即出來招待，進茶進烟，進糖果，進點心，熱鬧之至，惟不出示書本。天未晚已喊酒菜請食晚餐。余待無可待，不得已而發問曰，「某太太，府上的藏書，今天可以看看麼？」彼曰，「書？慢慢再談。總可看得見的——不要性急！請先飲酒。我們來照杯——乾杯。」余酒量尙大，乾幾杯酒，決不酩酊，亦不昏迷。且余在酒後可以保持常態，決不因買舊書而改買他物也。余於晚餐將畢未畢之際，恭然起立，告某太太曰，「辰光不早，我要回家了。那邊桌上的一本書——『花名寶卷』——我想問你買了，」即擲六十元，深深鞠躬而出。——遠遠似有人咒詛，其音似爲 *spine*。

（丙）第三次上當，在民國二十年之秋，地點在麥根路，物主不爲陰性而爲陽性，介紹者亡友劉志新也。劉君謂「某里某號某姓有古書十二箱要賣。你可以去看，也可以選購或全購。不過物主雖窮，極要面子。外面不論什麼人，不知道他肯把古書出售？我陪你去看的時候，也要客客氣氣，像做客人一般。我們不說買書，讓他自己給我們看。你中意的書，暗暗指給我看。過一兩天，我幫你拿來，再講價錢好了。」不料余與主人會談許久，正在開箱之時，來背閱主人楊壽祺君突然鼓門而入，見余即曰，「周先生，你比我來得早。他們橫催豎

催要我來，我嘆沒空。他們的書怎樣？你都看過了麼？周先生，你先來，照理我不應當加入了。不，不，倘然成功，我同你合做罷。或者完全歸我，你來揀選幾種也好——我照進價——」余暗覷主人，又向楊君一笑曰，『今天當然是你的交易。我和主人是朋友，常常到此地來玩的。我今天並不來買書呀。』

欲購書者，總宜求之書舖，不宜求之私家——此文之意也。但書舖之書，皆得之私家，且書舖有種種開銷，何以反較私家為廉耶？曰，有許多原因。書舖之同行，聲氣相通，一家估定之價，他家不敢增加。故物主邀請各家作比較時，其『貨』無不愈看愈不值錢，最後總為第一家所得也。且書估講話老到，似乎合情合理。『硬要面子活受罪』之急於待款者——如有烟癮者或患舞病者——雖明知其言不實，亦無法與之爭價。此外書估另有騙書之術，茲述一趣事如后：

十五年前，蘇州某姓出售家藏古書十餘箱，約二千冊。書估允給二千四百元，先付定洋三百元，半月以內提貨交款。臨出門時向主人曰，『可否讓我隨便帶一、二部去做樣子？』主人曰，『好，好，拿幾本去是不成問題的。』書估隨手取外形破舊者二部（六冊）而去——而永不復返。主人怪之，特來申追問，而付定洋者全不承認其事。後來始知彼所取為樣本者，實諸書之冠，一明覆宋本，一元刻元印，價在二千以上。剩下者皆普通本，價在一千元左右。

上述者，有所為之欺詐也。書估有時作無所為之虛言。余得明刻殘本『素娥篇』之次日，某書估來余家曰，『昨天你買的那本圖是殘的呀！價太大了，真敲竹槓。我已經訪得全本，今天派人到通州去拿了，祇要五十元。到了你要麼？』余曰，『要的，除殘本奉送外，另付三百元。』書估曰，『殘本讓我先拿去退還他們（原售人）罷。』余曰，『好的，不過現在不在家中，你過三天來拿好了。』從此日至今，已經十易寒暑，殘本猶

在余家，而全本尚未運到也。

除欺詐外，『下作』書估尤易罵人。昔年海上有某某舊書舖，索價較他家爲大。倘主顧還價不稱，或稍作輕視語或譏刺語，則店員羣起與之爭辯。倘主顧尚不識相而不默然而退，則店員肆口謾罵，或立推之出門，作欲打之勢。此舖亦常常騙書；凡以大部書上門求售者，店員圍而觀之——甲取一冊，乙取兩冊，丙先取一冊又換取他冊——乘機匿藏一，二冊……是時，店主假作整理全書之狀，又爲之計數而面現驚惶之色曰，『呀，這書不全，缺兩本，可惜，可惜！你快快回家去找。……倘然價錢不大，殘本我們也要買的。……全的百念元，殘的七十元，相差也不多。』

書估尙有一種惡習，即向老主顧借錢是也。余有因借錢而反受人罵者。某書估年老而貧，一日來余家告我云，『我要到通州去收書，沒有本錢，想問你先生通用二百元。收到的書，先給你看。』余曰，『我今天錢不多，你拿一百廿元去罷。借票要寫的，利錢不要。』此『公』一去之後，非獨書不見面，連人亦不見面。後來再三查問，始知在邑廟擺攤。余向之要錢，曰『請遲幾天。』向之要書，曰『現在沒得。』如是者三，四年。余以爲借錢與人，理應索取，自己無力，祇得託人，遂將借據交某律師請其代辦。不料有自署『廢名』者，在某報上明譏暗罵，謂我『心腹真狠。』余多時不讀小報，不知此事，幸日前有中南友人厲君親來告我也。聞滬上昔年有某『老先生』者，常常借款與書估，而即以書籍爲抵押，如租書每本作價若干，細書每本作價若干，總結之數，即爲借款之額，利息按月三分，三月不贖，全數收沒，行之數年，極爲順利。可知典當式之借貸，實較信用借款爲佳。以後與書估通有無者，不妨採取此法，免得受廢名之責。

吾國之人，往往輕視書估。其實，書估者上等人也，因與之交接者皆上等人，皆『讀書種子』也，全無可賤之質。余因購書而所得經驗不少，倘天假我年，待我學盡欺詐法，打罵術之後，或者亦欲『下海』販書，而成一『灰老虎』。『灰』，黑白兩色合成之。人稱販碑帖者曰『黑老虎』，以其所售之貨全黑也。書之字黑，而其紙白，合成灰色，故販書者應以『灰老虎』爲號。世之富于文才而好事者，何不作一『上海灰老虎』傳耶？

（附識）此文成于民國三十一年之秋，曾在某報紙試登。其中所言，皆余二十年來所得之實際經驗，足供性喜購藏書籍者之參攷。深望閱者不以其文字簡陋而棄之也。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越識。

舊書回想記

周作人

一 引言

近幾年來在家多閑，只翻看舊書，不說消遣，實在乃是過癮而已，有如抽紙烟的人，手嘴閑空，便似無聊，但在鄙人則是只圖遮眼也。舊書固然以線裝書爲大宗，外國書也並不是沒有，不過以金圓論價，如何買得起，假如我有買一冊現代叢書的錢，也就可以買一部藕香零拾來，一堆二十二本，足夠好些日子的翻閱了。從前買的洋書，原來是出版不久的新本，安放在架上，有些看過早已忘了，有些還未細看，但總有點愛戀，不肯賣掉或是送人，看看一年的過去，一算已是二三十年，自然就變成了舊書，正如人也變成老人一樣。這種在書架上放舊了的書，往往比買來的更會覺得有意思，因爲和他有一段歷史，所以成爲多少回想的資料。但是這也與書的內容有關係，如或有一部書看了特別佩服或歡喜，那麼歷史雖短，情分也可以很深，有時想到也想執筆記述幾行，以爲紀念，新舊中外都無一定，今統稱之曰舊書，止表示與新刊介紹不同云耳。回想是個人的事，這裏免不了有些主觀與偏見，不過有一句話可以說明，無論如何不想越過常識，蓋假如沒有這個來做燈標，讀舊書就要上當，何況作文說話，更將大錯而特錯，則吾豈敢。日前曾寫小文曰『書房一角』，已有做起講之嫌，因循不果，今番似是另起爐灶，實則還是此意思，故重複話今亦不再說也。

二 瑪伽耳人的詩

提到洋文舊書，我第一想起來的總是那匈牙利育珂摩耳的一本小說，名曰『獨體所說』。這是我於一九零六年到東京後在本鄉真砂町所買的第一本舊書，因此不但認識了相模屋舊書店，也就與匈牙利文學發生了關係。只可惜英國不大喜歡翻譯小國的東西，除了賈洛耳特書店所出若干小說外不易覓求，不比德文譯本那樣的多，可是賴希博士的匈牙利文學論也於一八九八年在那書局出版，非常可喜，在我看來實在比一九零六年的利特耳教授著匈牙利文學史還要覺得有意思。其第二十七章是講裴象飛的，當時曾譯出爲艱深的古文，題曰裴象飛詩論，送給河南雜誌社，後來登出上半，中途停刊，下半的譯稿也就不可考了。但是現在我要說的不是這些，乃是今年春間買來的一本鮑林的『瑪伽耳人的詩』。此書出版於一八三零年，已是一百十年前了，爲英國介紹匈牙利文學最早的一冊書，在參考書目中早聞其名，今於無意中忽然得到，真是偶然之至。集中收詩人二十六，詩九十六，民謠六十四，而不見裴象飛，這也正是當然的，這位愛國詩人那時他才只有七歲呢；及一八六六年鮑林又刊裴象飛詩集約八十首，則已在詩人戰死十七年之後矣。余譯育珂小說，於光緒戊申成『匈奴奇士錄』，庚戌成『黃薔薇』，唯以未成密克薩德小說爲恨，中隔三十年，忽又得鮑林之書讀之，則與匈牙利文學之緣分似又非偶然也。取育珂密克薩德舊作，拂拭塵土，披閱一遍，仍覺可喜，或者再動筆來譯『聖彼得的雨傘』乎？此正不可必也。

三 匈牙利小說

民國前在東京所讀外國小說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譯本，以斯拉夫及巴耳幹各民族爲主，這種情形大約直到民十還是如此。在這裏邊最不能忘記的是匈牙利的小說。賈洛耳特書店出版的小說不知道爲什麼印的那樣講究，

瓦忒曼似的洋紙，金頂，布裝，樸素優美而且結實，民國初年在浙東水鄉放了幾個年頭，有些都長過繼，書面彷彿是白雲風的樣子了，但是育珂摩耳的短篇集一冊，還有波蘭洛日微支女士的小說『笨人』，總算倖而免，極是可喜的事。我對於匈牙利小說有好感，這是理由之一。其次是當時我們承認匈牙利人是黃種，雖然在照像上看來裴彖飛還有點像，育西加與育珂等人已顯然是亞利安面貌了。但他們的名字與歐人不同，寫起來都是先姓後名，如英譯稱為摩里斯育珂，而其自著則曰育珂摩耳，這一節似乎比印度人還要更是東方的，在三十年前講民族主義的時代怎能不感到興趣，其影響便多留這一點下來，到現今還未消滅。現在想來這匈牙利的黃白問題頗是曖昧，也不值得怎麼注意，不過從前總有過這麼一回事，有如因腹瀉而抽了幾口雅片烟，腹疾早愈而烟槍也已放下，但記憶上這口烟味也還會少少存留的。至於小說有寫得好的，那也不會忘記，可是這並不限於那一民族，密克薩德的『聖彼得的雨傘』的確還想來翻譯，別國的也有，如波蘭顯克威支著『得勝的巴耳德克』，俄國庫普林著『阿勒薩』，日本坂文泉子著『如夢記』，皆是，就只可惜無此工夫，其實或是無此決心耳。

四 童話

以前曾有一個時候，我頗留意找外國的童話，這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其實童話我到現在還是有興味，不過後來漸偏於民俗學的方面，而當初大抵是文學的，所以在從司各得叢書中得到哈忒蘭以及葉支所編英倫愛耳蘭童話集的那時候不免有點失望，雖然岩谷小波那樣複述的世界童話集也覺得不滿意。大約其時的意見只承認童話有兩大類，一是文藝的，如丹麥安徒生所作，一是自然的，如德國格林兄弟所集錄者是也。但是安徒生那樣的天才本是世間少有，而德國又不大新奇，因為當時注意的也是西歐以外的文學，所以童話用了同樣的看